

点亮比海拔更高的光

《时间不语》序言

□王柯敏

2024年教师节前夕,我在湖南省弘扬教育家精神首场巡回演讲中,第一次见到谭美珍校长,她几度哽咽的发言让全场动容。她放弃县城名校的优越条件、扎根瑶山乡村教育的故事,如同一束光照进人的心底,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乡村教育者的热血与坚守。

今年4月,我随省教育基金会公益活动走进虎形山瑶族乡草原学校,再次见到谭美珍校长。海拔1300米的大山深处的教学楼里,琅琅书声与远处的鸟鸣交织,手工课上的非遗挑花作品色彩斑斓,劳动基地里的中草药苗正随山风摇曳,操场上云端下奔跑的孩子们眼中明亮清澈。那一刻,我忽然意识到这片曾被视为“教育末梢”的土地上,正生长着最蓬勃的希望。

基于这种感动,我在操场上讲了一段动情的话:“今天的活动选在草原学校,可以说是慕名而来。这所学校作为乡村教育创新发展的一杆旗帜,树立了一个让偏远山村学校师生彼此成全、乡校共同发展的典范。像谭美珍校长为杰出代表的乡村教师不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,同时也肩负起了乡村文化守护和创新发展的重任,他们是乡村教育振兴的直接推动者。八年时间,谭美珍校长把隆回县这所最偏僻、海拔最高的小学办成了缤纷灿烂的乡村教育标杆,办成了瑶山孩子的精神家园,让乡村孩子的未来有了无限可能。在她身上,我们看到了甘于奉献的坚定信仰,看到了默而存之的行动自觉,这正是践行心怀大我的教育家精神的体现。我希望,在乡村教育的实践中,有越来越多的谭美珍这样的好教师,不仅承担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,也通过教育创新和社会参与,推动乡村经济、文化与社会全面发展。”

5天后,谭美珍校长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一份长长的文件,内容是她的回草原乡开始六年的日记。她告诉我湖南少儿出版社将以《时间不语》为题免费出版这份日记。她觉得我是懂草原学校的人,希望我能为之作序。我花了半个月时间用心读完了这份日记,有的内容还读了好几遍。



谭美珍带领学生在她们自己开垦的劳动基地里讲述辣椒的故事



谭美珍和师生一起玩游戏

我被这些文字深深打动了。字里行间,我看见了一位教育者从“走出大山”到“反哺大山”的生命蜕变,更看见了乡村教育在守望与创新中绽放的辽阔可能。感谢湖南少儿出版社的善举,会有更多人听见瑶山深处的教育足音,看见那些被重新点亮的梦想,如何在大山里长成参天模样。这也正是我欣然为她的作品作序的缘由。

让我们翻开这本时光笔记吧,你仿佛在推开一扇通往瑶山深处的木门。风声裹着云海的气息扑面而来,炊烟里飘着洋芋的甜



草原学校的学生正在进行课间活动

香,孩子们的读书声与呜哇山歌交织成韵。谭美珍的文字,是蘸着晨露与霜雪写就的,既有泥土的厚重,又有星空的澄澈。她以笔为犁,在草原村的褶皱里深耕教育的理想;她以心为灯,为留守的童年点亮了比海拔更高的光。

“不忍心草原村的孩子读书读得那么遭罪”,这句朴素的自白,是谭美珍所有行动的注脚。教育最动人的力量,往往始于一种近乎本能的“不忍”。不忍见稚嫩的脚步跋涉十几里泥泞山路,不忍“留下来的孩子还不知道起跑线是什么,就已经被抛下了”,不忍让文化的根脉在贫困中枯萎。但谭美珍的不寻常,在于将“一时不忍”淬炼成“一生不悔”。从县城教师到乡村支教者,从“帮扶一年”到“扎根一世”,她以女儿身对抗着教育的鸿沟,用行动诠释了陶行知所言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。

在撤点并校的浪潮中,草原小学曾是一叶将沉的舟。谭美珍的坚守,让这叶小舟成了摆渡文明的方舟。她深知,教育公平绝非简单的资源输送,而是让每个孩子相信:“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。”于是,她带孩子们给古树挂诗牌,在冰天雪地里开运动会,用蓝染围巾和竹竿舞唤醒美的感知;她请特警教担当,邀画家授美学,让科学实验课与呜哇山歌同台绽放。这些实践,打破了“乡村教育等于落后”的偏见,证明真正的教育公平,是让蒲公英也有仰望星空的权利。

谭美珍的讲台从不局限于教室。她将课堂延伸到梯田、石场、染坊,让教育成为文化传承的脐带。当孩子们用方言吟唱《将进酒》,当非遗传承人的笛声飘过山峦,当青年旅舍的每一块砖瓦都刻着乡愁,当支教老师的儒雅博学感染山村百姓,教育便成了乡村振兴最深沉的力量。她笔下的花瑶婚俗、高山食材、云海奇观,不仅是文旅资源,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密码。这种“以教兴乡”的实践,让我们看到:教育能做的,远比我们想象的多,它既能改变个体的命运,也能重塑一方水土的魂魄。

这本日记里,有挫败的泪水(“人心最是无可称量”),有孤独的跋涉(“像堂吉珂德般踌躇”),更有超越性的顿悟(“燃烧是多么痛快的事”)。谭美珍的故事告诉我们:理想主义者的可贵,不在于从不跌倒,而在于跌倒后总以泥土为基,重新站成一座山的姿态。她像草原的梓树,被环切树皮却倔强自愈;她将“生气不如争气”的母训,化作“让瑶山孩子与城市共享一片天”的誓言。这种坚韧,恰是当代教育最稀缺的品格。在功利主义的围剿中,她证明了一颗纯粹的心,足以凿穿现实的厚壁。

此刻,当我们合上这本日记,谭美珍的形象已清晰如草原的星辰。她是师者,更是诗人,用八年光阴在瑶山深处写下感人的教育诗行。这本书的出版,不是终点,而是一粒火种的远行。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照见自己的“草原”:或许是一间教室、一个村庄、一份未竟的初心。正如她在云海之巅的领悟:“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胸怀天下的!”

这是一本写给大山的情书,也是一曲献给教育的赞歌。谭美珍的故事,至少给予我们如下启示:第一,教育公平的本质是“尊严的平等”。乡村教育不应是城市教育的“附属品”,而应立足本土文化,构建独特的教育美学;第二,教师是“摆渡人”,更是“播种者”。教育者的使命不仅是传授知识,更要唤醒生命对真善美的感知与追求;第三,乡村振兴需要“教育先行”。一所好的乡村学校,可以成为文化传承的枢纽、产业创新的引擎、精神凝聚的核心。谭美珍的实践,也让我们重新思考“教育”的边界。教育不仅是课堂里的知识传递,更是对生命价值的唤醒、对乡土文明的守护、对时代命题的回应。我衷心希望,这本书成为一颗投向湖面的石子,激起更多人对乡村教育的关注与思考。

是为序。

(作者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、党组原副书记,湖南省教育基金会理事长)